

四書解義

適今

孟子

二
四
五
六
七



孟子卷四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章

第一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第二節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

此章見爲君者欲治天下。不但有仁心。尤當有法度。若規矩之於巧工。六律之於音樂。是也。(離婁)又稱離朱。上古黃帝時人。傳曰。其目甚明。百步可見秋毫之末。(公輸)名班。魯巧士。孔子時人。後世木匠妄奉爲神。(規)朱氏作。所以爲圓之器。(矩)所以爲方之器。(師曠)晉平公樂太師之名。號子野。時先於孔子。(六律)朱氏作。截竹爲笛。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五音)名宮。商。角。徵。羽。○言眼雖明若離婁。手雖巧若公輸耳。雖聰若師曠。非用器具。不能成其藝。道雖美若古王。非用仁政之善策。天下不可平也。

(仁聞)有愛人之聲名。衆所聞也。(不被其澤)民不得益於

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第三節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第四節

詩云。不衍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第五節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

其政（不可法）不足留方法於後人。○仁非空論之理。乃濟民日用之法術。君雖有仁心。仁聞。若不行王道仁政。則無益於民。不能流方法於後世。

（故曰）諺曰。徒獨言獨懷仁不足爲政。獨有律法不能自行。必懷仁而施行於政。則益民而合宜。朱氏作。有其心無其政。即徒善。有其政無其心。即徒法。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忘遺失。率從章制典。孟子引詩言治政無過無失。在從古王之法典。未有從古道之仁術。而政有過失者也。

（準）朱氏作。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不忍人之政。不忍視民苦難之政。○承首節之喻。言古人行藝。盡耳目心思之力。而用器具以繼之。是見器具無窮之益。古人治政。盡心而

第六節

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以政。而仁覆天下矣。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第七節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第八節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

用善法繼之以救民之難。其仁廣布天下。乃古道無窮之效果。

孟子引禮記曰。欲治高宜自高地起。欲治深宜自卑地起。則可順治而省勞也。古王之道。於政亦若是。循之行仁。則治政以順。而可稱智者。

惟仁人在大位。能行道而裨益民。不仁者在位自行苛虐。下者效之。而其惡橫流於民間。

繼言不仁者在高位。遺深害於國。(道)理義。(揆)審度。(無法守)無法度自守。(工)官。(度)制。(刑)國法。○此指俗衰

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第九節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之三層相繼而尤深。始輕道。繼違道。終犯法。自君至大卿。由朝廷至諸官。以及民之上下。枉道違理之害。無所不達。衰勢至此。而國免災禍。則幸矣。

四

此緊承上節。申言播惡於衆之禍。所以責其君（城郭）城郭之牆（田）耕地（野）未耕之地（辟）闢開擴。○國之危害。非在城牆不全。戰器不備。耕田不廣。財物不足。惟在上者不守道。下者不學。倫則匪類多起。而國速亡矣。○常人以為國衰在兵備不全。農商不興。惟孟子指衰微之根。在道廢德衰。此言大有可取。今我中國所當慎也。蓋道德既存。國之基且上主為道德之本。宜歸順上主。奉基督真道。則民國可永保天命。不然。則何能久存乎。聖經曰。非上主造屋。匠人徒然而勞。非上主守城。守者徒然而醒。

第十節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第十一節 泄泄猶沓沓也。

第十二節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

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第十三節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

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

謂之賊。

第二章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

此以上三節言君不可不遵法。此以下四節言臣不可不輔君以遵法。詩大雅板之篇。蹶音饋。傾覆。泄泄朱氏作怠。緩悅從之貌。言天命傾敗周家。爾等不可疏懈自在。不救國衰矣。

沓沓懈怠之意。時人苟安之說。孟子引詩勸羣臣自振行道。挽回將墜之國。

非動詞。駁毀。孟子深病時臣輕德義。略政事。進退惟徇私意。辯拒古王之道。

責難勸君勉行難成之爲。閉約賊欺君者。勉君盡職。引進於善。直諫其非。忠臣敬君之道。疏懈畏難而不諫。託辭君不能行。乃欺君之臣矣。

承上章見堯舜盡君臣之倫。爲後世之表。不效之。則輕君害

聖人。人倫之至也。

民也。至。極。聖人盡人倫。與器具成方員相似。

第二節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

君臣欲盡其職。宜效法堯舜。不事其君如舜之事堯。卽慢君。

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

不治其民如堯之治民。是害民也。

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

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

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

者也。

者也。

者也。

者也。

者也。

第三節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

已矣。

已矣。

已矣。

已矣。

已矣。

已矣。

已矣。

第四節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

言惡君之害。留醜名於長久。削。累害。幽。暗。厲。凶。幽。

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第五節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第三章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

厲。周朝二君之謚號。言君虐民至極處。則自亡而國滅。若桀紂。行虐未至極處。則自險而國衰。雖後人守道行仁。惡名長留而不能改。聖經曰。義人之聲。必受祝福。惡人之名。乃至朽爛。

見箴言十章七節

（詩）大雅蕩之篇。（殷鑒）警紂之事。（夏后）桀言夏桀受罰。近於殷世。紂所當慎也。紂未取鑑。則名敗身亡。孟子引之。警當時無道之君。孟子言此要理甚爲明切。見道德興則國強。政固。道德衰則國弱。君亡。羅馬國多有惡君。可以爲鑒。如弓磨得。

Commodus

格若阿拉

Caracalla

以利格把勒

Elagabalus

近來有土耳其王阿伯得哈密 Abdul Hamid 奸惡奢侈。甚至失位被囚。爲宇宙所不齒也。

見行仁之要。違仁之害。上下之存亡損益所本也。朱氏曰。禹

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此時周室未亡。但無道衰甚。見若將亡。孟子直言此。乃其勇也。

第二節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繼言仁以警諸侯。國之所以盛衰存亡。不異於天下。卽仁與不仁也。此節是主。○法國路意十五王 Louis XV 一日與嬖婦歎言政之不盛。致國軍戰敗。嬖婦笑答。吾等之後。遂有洪水。意朝廷之放恣。將遺大災。此言正驗於路意十六王之受斬而王家崩也。

第三節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

總言皇帝於天下。諸侯於國。大臣於家。士及小民於身。所以或存或亡者。亦在仁與不仁也。

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第四節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

(強)勉力。指不仁者行事。每不相符。懼死亡而仍行使其死。

惡醉而強酒。

第四章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

第二節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第三節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亡之事。是若嫌醉而仍力飲酒。今世人有病相似。惡天災而樂行招災之惡事。懼死後之永刑。仍棄贖罪救永刑之道也。見所欲得於人者。須先求於己。君若行道自正。通國必效之而樂歸也。(治人不治)欲治人而不能治。(反)反身求於己。我施於人而人不施於我。必反身求於己。恐我仁、智、禮各有所失也。

行於人而不得所欲。必求於己。恐因吾有所失也。人君自正。天下必歸而順之。此原指人君而言。但亦有所合於衆。

(詩)大雅文王之篇。見公孫上四章六節所行常使合於天道。則多得

福矣。正義云。改行飭躬。福則至矣。○此節明示宗教之要。蓋

須崇上主之道。方能配天命而獲大福。舊約詩篇曰。遵守上

主之法度。即救世聖經其中有大賞賜也。十九篇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

孟子引諺。見感人之力。本乎自正。天下國與家有道。皆本乎上者之修身。通節重在此句。〔恆言〕常言。〔天下〕皇帝之通國。〔國〕諸侯所主。共合爲天下。〔家〕卿大夫。言天下合諸國而成。國亦合諸大家而成。家長修身則合家歸道。各家有道則一國歸道。各國有道則天下歸道。故皇帝、諸侯、大夫、各宜修身而其屬下自歸道也。此與大學六節所言自天子至庶人相同。○推此理不徒關乎君臣。亦與民有關。見家教之要。家長與父母之重任。孟德斯鳩 *Montesquien* 法意書曰。動民以愛國之誠者。教育之本務也。然而其所以教育其子弟者。有必驗之術。則爲父母者必以身作則焉而已矣。見爲政之法。本乎國君得大宦家之心。然後其德感通達天下。〔不得罪〕不遭責。〔巨室〕朱氏作世臣大家。又曰。麥丘邑

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第七章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愛而念之。(沛然)盛大之貌。(溢)如洪水滿流。○大臣所慕念。全國亦必慕念。全國所慕念。天下亦必慕念。天下所慕念。其德與訓則必達四海而感動人。朱氏曰。此承上章家之本在身而言也。

孟子言國有道。則服人以德。國無道。則服人以力。君之安盛。惟本乎行仁。○道興之世。則小德之君事大德者。道廢之世。則小力之君事大力者。此乃天命也。(天)宜解上主。或曰。天與上主一理。此大謬也。蓋天不過是氣。上主所造。不知不覺之物。而上帝嚴禁人奉之主曰。天。吾之座位。地。吾之足凳。見使徒行傳七章四十九節。(順天者)當解順上主者。蓋天物不知人之順逆。惟上主全知。而專掌善惡之報。順上帝。自包括奉上主救

第三節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

世之道。

引景公之言。以明小役大。弱役強。(令)出令。(受命)順人之命。(物)指人。(女)動詞。以女子給人。(吳)國名。即今時蘇省之南浙省之北。○孔子時。吳乃無教化之邦。景公恥與結親。無如逼於時勢。以女與吳。哀哭難捨。

第三節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授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師)動詞。效法。小國效大國之非。而仍不服其命。甚不合理。正如門生以順師爲恥。

第四節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

倘恥屬他國。莫如勉道而效文王。正義云。文王行仁政。以移殷民之心。今效文王。大國不過五年。小國七年。必治天下。文王時難。故百年始治。今之時易。文王由百里起。今大國過之。十倍有餘。故五年足以爲政。

第五節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第六節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第八章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

（詩）大雅文王之篇（麗）數（億）十萬（不億）不止於億。（侯）惟（侯于周服）侯服于周（靡）無（殷士）殷孫子之臣（膚）大或嘉（敏）達（裸）灌奠之禮（將）助○言商之子孫衆多。因無道。上帝命之失國而給與周。商之臣皆事周爲臣。助其宗廟之禮於周城。孔子讀此詩。言爲仁之君。雖天下之衆欲敵之。不能當也。若有諸侯好仁如文王。則亦無能阻於天下也。

（執熱）手持熱物（不以濯）未溼手（詩）大雅桑柔之篇（逝）助語詞○引詩喻時君以爲不行仁。而能無敵得天下。是若人以爲不涼手。而能持熱物。必無之事也。此章大旨。乃勉諸侯效法文王之仁政。

言人君不仁而不聽勸。必至敗國亡身。是自取之禍也。（不

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
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
何亡國敗家之有。

第二節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
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
濁兮。可以濯我足。

第三節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
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第四節

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
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

仁者。行虐之君。非無仁者。言忠言。可與言哉。甚言君
不循禮。不肯聽勸。菑。安其危。苟安於幸臣之諂媚。
利其菑。不知虐民遭災。反以爲利。樂所以亡。溺於酒色
之樂。不知自棄喪國之由。若聽諫醒悟。則無陷國傾家之災。
孺童。滄浪。山東水名。纓。帽帶。童子唱曰。川水清。可用
以洗冠帶。川水濁。可用以洗我足。

小子。門徒。孔子勸弟子。慎歌之旨。水清有尊用。水濁有賤
用。人清正守道。必尊而上達。人貪污爲非。必辱而敗亡。皆自
取也。程氏曰。自取是此章眼目。

自侮。欺心爲非。必爲衆所輕。家無德則自敗。而惹他人毀
之。國無道則自害。而招他國攻之。皆自作自受也。

第五節

必自伐而後人代之。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第九章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第二節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

引太甲指自作之禍。無法可救。與公孫上四章六節同正義云。人之安危。皆由於己。災難由外而至。心德仍存。有所以挽回。但德敗而禍患本乎己。有何法可救乎。

承上章以桀紂爲鑑。人君行仁。則爲民所稱而得天下。君不行仁。則爲衆所棄而至喪亡。(爾)近近理也。正義作使民近。桀紂失天下。因失民心。能得民心。即能取天下。民所好。聚而與之。民所惡。則不施。行仁義乃民所欲。苛虐行凶。民所惡。此勿施。乃近理也。

(壤)曠野言仁政爲民所欲而自歸之。水自下流歸卑地。獸

獸之走壙也。

故爲淵。鰍魚者。獺也。爲叢鵩者。鷗也。爲湯武。鰍民者。桀與紂也。

第三節

第四節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鰍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第五節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

好曠野而自歸。之民。好仁政而甘。服亦若是也。

(淵)深水。(鰍)驅。(獺)食魚之獸。(叢)密林。(鵩)鳥名。或雀。(鷗)食雀之鳥。(爲淵。爲叢。)使淵叢得之。○言害魚者追魚。使入深水。害鳥者追雀。使入密林。桀紂行虐亦相似。迫民使歸湯武以救其難也。

指諸侯之政皆不善。而民急欲避其害。倘有一仁君起。則諸侯必迫民歸。此君而助之得天下。雖不欲取天下。不能不取也。彼不仁之諸侯。如獺如鷗。皆鰍民以來歸。而以仁政爲淵爲叢矣。

設譬見君須久行仁。然後可有效於政。不能暫行而望忽得其效果。如此必至辱而身亡。(艾)醫草名。○言病深而欲灸之。須用乾久之艾。此必早爲預備。不然。則臨時無以治病。諸